

梁丁尧

我在1956年到南洋大学教育学系深造，一心一意希望能在毕业之后成为“伟大的灵魂工程师”，无奈事与愿违，中途被迫转系，终于成为半途出家的中文系毕业生。

做不成为人师表的“教书先生”之后，投身为“报人”。先当外勤记者，后来被调任编辑部电讯翻译，最后幸获升为“国际新闻主任”。在《星洲日报》一晃就十九年有余，有时自嘲为《须古报人》（幸亏不是一代报人）。

由于在报馆工作期间，曾经在私下到广告公司兼职与偷师，在偶然的机会上，离开讲华语的同事，混入洋化的美资广告公司，开始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“新世界”，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作环境“奋斗”了十多年，体会滋味不同的甜酸苦辣！

报人与广告人都属于大众传播的圈子，言行举止必须自我约束，所幸有机会奉派出国受训，开拓眼界，耳听四方，才不致于怨天怨人。

离开南大转瞬四十年，《相思树下单思人》的感触良多。兹转录一篇近日撰写的拙作，以抒发难忘的南大情怀，让年轻人的一代能了解南大前后的真情实况，也了解不同时代青年的不同遭遇。

